「佔領港台」是「佔領中環」前奏

□梁立人

議論風生

港台風波近日續升溫，反對派圖窮匕現，開始發動奪取港台管理權之戰，繼署理助理處長施永遠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後，公民黨議員毛孟靜亦去信立法會內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在本周五的內會會議上，通過引用《特權法》調查鄧忍光有否干預港台編輯自主，並得到反對派議員響應；港台工會主席麥麗貞更指不排除採取工業行動。同一時間，多名港台時事節目主持人兼施永遠下屬紛紛向傳媒「爆料」，指節目確實受到上層的政治壓力云云。一片山雨欲來之勢，其目的正是要爭奪港台這個輿論平台。

不能任其作反對派喉舌

反對派一直都將港台視作私產，回歸前夕，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曾說過，英國人走後，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輿論戰了，殖民地政府私相授受，把港台傳給了他們的代理人。從此，港台成了反對派喉舌，引起社會強烈的爭議。當時，特區政府也曾就此做過一些事，比如將張敏儀調走，並在2006年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公共廣播角色，決定港台前途。可惜，前兩任的特首投鼠忌器，不敢貿然深挖港台的逆根，就是所謂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中的人，也沒有一個建制派，最後，委員會建議港府成立全新的公共廣播服務公司，並得出不適宜考慮香港電台全面過渡成新公司這聊勝於無的結論，但反對派在港台的勢力仍盤根錯節沒有動搖，以至後來新聘請的廣播處長黃華麒在重壓下，以身體不適爲由退出，由公務員出身的鄧忍光空降接任。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無論鄧忍光如何忍讓，反對派勢力也難容。於是，反對派借一點點小事大作文章，欲意是要通過引用《特權法》召開調查委員會，令鄧等一衆港台高層面對曠日持久的政治聆訊，借此對特區政府造成沉重的政治壓力，迫使當局調走鄧忍光，讓港台完全徹底成爲反對派製造輿論的工具。

港台風波不遲不早在反對派提出「癱瘓中環」後出現，絕非偶然。反對派與港台工會對鄧忍光「逼宮」，實際是未來連場政治鬥爭的前哨戰，目的是要「佔領港台」，爲之後的「癱瘓中環」與「普選奪權」作準備。港台每年營運成本高達6億元，光是港台電視部已有300多名員工，規模接近正規的商業電視台，加上不少節目都可以安排在兩個免費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對社會輿論的導向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佔領了港台，等於控制了香港的大氣電波，屆時反對派便可以輕而易舉的製造出他們所需要的「十點半特首」，李柱銘、余若薇、戴耀廷、梁家傑等人便可以大模斯樣地宣傳如何「癱瘓中環」、《頭條新聞》將繼續大肆醜化官員與建制派人士，其他時事節目也會投放大量資源去報道反對派的行動，爭取市民支持。有了港台這個龐大的宣傳平台，反對派顏色革命便已成功了一半。

筆者曾多次提出，香港當務之急不單是要改善民生，還需要改變人心，否則一事難成，特區政府應該將更多的資源放在這一方面，可惜，有關人士並沒有將此話放在心上，他們所重視的只是吃西方政治奶水長大的所謂學者教授，可惜，這些人枉有虛名，卻不能和愛國者同心同德，更不能達成改變人心的重大任務。

港台成兵家必爭之地，因爲它不但有實力，有資源，更重要的是它在市民的心目中代表了政府傳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力打力的乾坤大挪移，可以給對手最致命的一擊。若「佔領中環」行動開展，港台必成反對派的行動指揮中心。失去了港台，有如失去了特區政府的屏障。所以，港台絕不能失，而且還要派駐重兵，保住港台，這等如拆掉了反對派的骨架，他們吹不響集結號，就能將這場顏色革命化解於無形。

用行政權剔除害群之馬

首先，政府要吸取當年二十三條立法時讓葉劉淑儀孤軍作戰的教訓，應團結一致，義無反顧的支持鄧忍光編輯自主的權利；第二，利用政府的行政權力剔除港台害群之馬，不能再讓施永遠這樣的反骨仔留在港台興風作浪；第三，警惕港台工會的反社會行爲，讓工會成爲眞正的工會而非反對派的政治工具；第四，重用愛國愛港人才，改良港台節目，將港台變成愛國教育的平台和官民溝通的橋樑；第五，治亂世用重典，揭穿反對派陰謀奪權的眞面目，將妖言惑衆，公然挑動民衆破壞社會秩序的人繩之於法，將顏色革命的陰謀消滅於萌芽之中。

總之，解決了「佔領港台」，「佔領中環」自然不攻自破。面對反對派和國際反華勢力的瘋狂挑戰，特區政府和有關人士不能再一再忍讓，否則只有將香港的治權拱手相讓。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以「國際標準」看港選特首

□教聯會主席 黃均瑜

港事港心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表示，要確保「愛國愛港」人士在香港長期執政，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2017年參與普選的特首要符合三個條件：愛國愛港、獲中央信任，以及得到港人認同。這兩番話隨即掀起社會各方討論，反對者的論點，無可避免慣性陷入各式陰謀論之中，甚至有人提出普選方案要符合國際標準、須引入國際監察。

也許香港多年來都以「國際大都市」自居，香港人亦對這個稱謂與地位感到自豪。事實上，爲了方便與世界各地進行經貿往來，香港人一向都追求「符合國際標準」、「與國際接軌」，亦樂於受到「國際監察」，從而促進商貿流動和經濟發展。即使近年啓動的新高中學制，當局不但強調畢業生在本土要有多元出路，考評局和教育局局長也風塵僕僕，四出向國際社會解說香港的學制改革，以提升香港中學文憑的國際認受性。

在美國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選舉，例如聯邦選舉、州選舉及地方性選舉，但依照現行法例，僅美國公民得於聯邦選舉投票，外國居民並不能享有與美國公民相同之政治地位，不但不具投票權，也無法被選舉或被任命擔任高階職務。

加拿大法例列明，只有年滿18歲的加拿大公民才可在衆議院和立法會的選舉中，擁有選舉議員和當選議員的權利。

依英國2000年人民代表法之規定，必須爲英國公民才享有參與英國大選或議會選舉權。按澳洲《聯邦選舉法》規定，僅限於澳洲公民及非澳洲公民但爲永久居民之英國公民具有投票資格。《新加坡共和國憲法》列明，總統必須由新加坡公民選出，亦即表示永久居民沒有投票資格。

由此可見，國際社會普遍嚴格界分公民與永久居民的選舉與被選舉權。香港若要在特首選舉方面符合國際標準，看來也需要規限只有中國公民才擁有投票權才對。

反觀香港現時的制度，誰人有權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呢？《基本法》第三章談及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這裡只區分香港居民爲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當中並沒有中國公民與非中國公民之界分。因此，在香港，非中國公民除了不能擔任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外，他們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跟本地中國公民基本上是一樣的。換句話說，在香港，非中國公民也有權投票推選中國管轄下的地區首長，做法剛好跟國際慣例背道而馳。

如果將來的普選方案必定要符合某部分人心目中的預想、要符合國際標準、要與國際接軌、要受到國際監察的話，何以論者卻對這麼寬鬆而又不符合國際標準的選民資格視而不見？抑或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比眞還眞的普選？

香港特首不容外國人置喙

□李明俊

誰人可以當行政長官，由基本法決定，不是由外國人決定。反對派要選行政長官非常容易，他們首先要離開旨在顚覆國家政權的組織，他們要支持實現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他們要改變假作宣誓效忠的做法，他們應該表示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經濟發展利益的誠意。做到了，就可以得到香港選民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的委任。

指點香江

反對派連日大做文章，說2017年按照基本法實行行政長官選舉，就不是眞普選。他們要求聯合國派人監察，要按照外國的國家選舉方式，選舉行政長官，反對派還提出了要求按照聯合國公約進行選舉，好像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議的選舉方式，不符合聯合國公約標準。這完全是輸打贏要，挑戰國際政治權利公約，踐踏憲法和基本法。

反對派提出「佔領中環」以及派出劉慧卿等人前往聯合國人權會議，目的就是製造一個口實，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製造成爲國際熱點，拉攏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企圖阻止將來的行政長官選舉按照基本法的軌道進行。

提名委員會制度早確定

劉慧卿之流，一再在立法會會議上追問，「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是否符合聯合國相關公約的規定」。這是把水攪渾，誤導香港市民的拙劣行爲。

聯合國人權和政治權利公約，談到了公民的選舉權利。這是指主權國家的選舉，所有聯合國的成員國，都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參加，香港並不是國家單位，只能附屬於主權國家。英國在參加這個公約的時候，已經列明了香港的豁免條款。

實際上，聯合國有關政治權利的公約，因爲要獲得所有國家的支持，各個國家的選舉制度和模式完全不一樣，所以這個國際公約對於選舉的制度和模式，沒有作出規定，每一個國家地區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憲法、歷史發展情況及人民的要求，安排選舉的細節和程序。

香港作爲中國不可分離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民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香港是中國直轄之下的一個地方自治政權，行政長官選舉之後要經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就是防止出現獨立政治實體的局面。行政長官要確保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利益，要對中央政府負責。這都是基本法所規定了的。提名委員會的制度，也是特別行政區未成立之前，所制定了的。有關文件——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已經在聯合國備案，完全符合國際人權和政治權利公約。現在反對派企圖混淆視聽，顚倒是非，誤導香港市民，企圖令市民以爲基本法不符合公約，聯合國可以干預，實在是非常無知和可笑。

選舉模式必須依憲合法

提名委員會的制度，是經過中英談判商議的。任何外國勢力企圖推翻談判桌上的東西，干涉香港的政治，都是沒有理由的，是徒勞的。任何國家的選舉模式、提名模式都不一樣，中央政府的選舉和地方政府的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和議會的選舉模式也不一樣，反對派居然要製造出一個抄襲主權國家模式的選舉，完全沒有憲法和法律授權，是非法行爲。從來沒有聽說過一萬個人在鬧市堵塞了交通，不服從憲法規定，就可以炮製一個產生行政長官的「模式」，古今中外都沒有。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其行政長官公開銷毀國旗、公開攻擊和要求推翻國家的制度、公開踐踏憲法、公開反對制定國家安全法例、公開向外國的領事館提供各種政治情報而可以獲得中央政府委任當官員的。如果香港選舉出現陳水扁這樣的人物，主張「港獨」，挑戰和損害國家安全，就會出現憲制危機，就會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七百萬人的利益。屆時中央不任命又要進行重新選舉，費時失事。所以，基本法規定了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制度。

誰人可以當行政長官，由基本法決定，不是由外國人決定。反對派要選行政長官非常容易，他們首先要離開旨在顚覆國家政權的組織，他們要支持實現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他們要改變假作宣誓效忠的做法，他們應該表示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經濟發展利益的誠意。做到了，就可以得到香港選民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的委任。如果做不到，又在拚命反對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制度，說明了他們無法無天，不按照憲制辦事。於是他們想出了癱瘓香港的金融運作、拉攏外國勢力出來支持另搞一套的辦法。沒有法律授權，另搞一套，永遠是死胡同，水中撈月一場空。

權利義務並非沒有限制

什麼叫做民主，民主就是要靠本國的人民的支持，要體現本國人民的利益，要符合本國的法律。如果違反本國憲法，體現外國人的利益，靠外國人支持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什麼民主，這是金權傀儡政治，外國人間接管治的政治。在聯合國的人權和政治文件中，絕對沒有這種權利和條款。反對派議員應該閱讀聯合國人權和政治公約的第十九條的第三款：「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爲下列條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反對派阻撓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拒絕保障國家安全，推動「佔領中環」，圖以非法手段破壞公共秩序，反對愛國愛港的國民教育，挑戰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他們還把聯合國公約當成爲自己的遮醜布，愚弄香港市民，豈不是更顯其無理、無法、無公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借中國夢建愛港家園

□中港青社聯創會主席 楊雨霑

有話要說

最近有調查發現，有7成港人感生活痛苦。對於多數市民而言，房屋、通脹、就業、貧窮化等等問題令人生充滿壓力，生活缺乏了「愛」。針對社會向下流，中港青社聯主辦了房屋政策論壇，論壇上各嘉賓發表見解，足證房屋問題並非「末期癌症」不可治愈。

筆者認爲，特區政府應深刻思考人和樓、樓和土地（甚至空間）之關係。樓房本來是市民築家棲身（修身齊家）之空間，樓房發展是隨着市民的經濟和社交活動而深刻變化。回想起來，港英政府曾大建公屋，是因爲工業騰飛，需要棲身空間安頓工人和其家屬。後來工業北移，公屋發展就慢慢失去了經濟誘因和發展動力。

換句話說，要解決廣大市民房屋問題，必需同時發展該區的不同行業，並保證地區經濟和人文空間之綜合發展。特區政府應透過歷史經驗抓緊內地機遇，利用新界東北空間振興製造業，實現「香港製造」、「香港包裝」和「香港認證」的美夢，並以大量公屋、居屋作爲工業補貼。現在香港鬧奶粉荒，特區政府以「限奶令」作爲解決方案，這不是對內地港人、本地港人和內地同胞的共贏方案，也不是「關愛他人」之最好方案。特區政府爲何不「借力打力」，借內地對產品的高質量需求，創出新天地，一次解決房屋、經濟結構和兩地矛盾三大問題？

回想起來，二戰後香港人口膨脹，全因內地人口大遷徙；現在內地經濟騰飛，特區政府應利用一些中港合作點（如前海等）建立「特區中特區」和「新中港走廊」，並輔以強大專業支援，積極做好人口再遷徙工作。特區政府可以在這些合作據點推動服務創新，並以新界西洪水橋作爲服務展示平台，打造「港西新都會」，大力吸引青年前往開發，強化新西地區的經濟力，緩解某些所謂悲情城市的怨氣，讓社會重拾信心和愛。

另外，特區政府應大力推動內地與港教育互動，讓「有爲青年」在內地學習和義務工作幾年，然後回港當教師和管理職位。部分才俊甚或會遷居內地，成爲內地港人居住群的意見領袖，促進內地港人、內地同胞和本地港人「三方」文化與經貿交流，共築中國夢。

筆者認爲，樓房本來是市民「築家棲身」之空間，而樓房發展是隨着市民的經濟和社交活動而深刻變化。特區政府不應「頭痛醫頭」，要從多角度思考，如何建立人民空間和促進社會流動，讓港人在「中國夢」路途上有立錐之地，有安身立命之所！修身齊家能辦到了，治國平天下也不太遙遠！

不能輕信日本修好言論

□紀碩鳴

國際連線

自日本政府宣布所謂的「國有化」釣魚島後，中日關係一瀉千里，至今未見改善。近日有媒體稱，日正考慮派遣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作爲安倍首相特使訪華，力爭修復因釣島而惡化的雙邊關係。安倍有修好的態度是好事，中日關係修好是兩國人民的願望，也是亞太局勢穩定的必要條件之一，修好的方式也只有通過會談、商議，中國及中國人民同樣有此強烈的願望。問題是，安倍不能一方面說要修好，另一方面仍堅持破壞中日關係的立場、行爲和言論，沒有讓人信服的基礎。

安倍仍未充當「解鈴人」

共同社報道，安倍考慮指派高村正彥訪華，而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亦起程訪華，是中國政府新領導人上任後，首個訪華的日本高級經濟代表團。高村向記者表示，自己訪華「條件若成熟，隨時準備出行。中方也完成了人事調整，改善日中關係的條件將漸趨成熟。」

不過，撕裂的中日關係是日方自去年破壞了釣魚島擱置爭議的中日共識，單方面改變釣島現狀而產生的。現任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兩會期間出席外長任內最後一個記者會，亦不忘提及中日關係。他表示，中日關係陷於低谷是日本一手造成，強調日方應正視現實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這話表示，中日關係改善，解鈴還須繫鈴人，不在是否口口聲聲說要修好，重要的是在於你如何對待已經被解的「鈴」，在於你對重新「繫鈴」的態度。

在對待中日關係的態度上，安倍仍堅持反歷史立場。他在接受韓國雜誌《月刊朝鮮》訪問時表示，希望在2015年，即日本戰敗70周年之際，就過去的戰爭與侵略殖民歷史發表「安倍談話」，以取代1995年時任日相村山富市發表的「村山談話」。「村山談話」是村山富市承認日本發起戰爭，表示反省和歉意的一次具歷史意義的公開言論。

3月初，安倍發表的第二份施政方針演說中，針對釣魚島問題，他一邊否認中日存在任何需要解決的領土爭端，一邊又表示與中國始終敞開着對話大門。還再度提及所謂華艦火控雷達照射日艦事件，要求中方愼重克制。他在演說中把重心轉回到加強國防和外交姿態的必要性上，與1月份演說形成強烈對比，當時安倍只是粗略提及安全問題。明顯對着中日間發生的釣魚島摩擦而來。

有日本維新會議員櫻內文城質詢安倍，問他訪美時參拜阿靈頓國家公墓，今後是否會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回答：「（前幾天訪問美國時）我參拜了阿靈頓國家公墓，對爲美國犧牲的士兵表示敬意，對於日本靖國神社所祭祀的英靈，身爲一國的領袖，表示敬意豈不是當然的。」暗示的意味濃烈。

在3月7日日本衆議院會議上，安倍批評前任民主黨政府對於中國政府船巡航釣魚島採取的政策「極度限制」，「這樣相當於對中國發出了錯誤的資訊，甚至招致意外事件的發生」。安倍7日稱，日本在釣魚島海域「理所當然的警備、警戒手法受到極度限制」。前首相野田佳彥、副首相岡田克也等召開內閣會議，要求海上自衛隊艦艇「不能接近中國軍艦，必須保持15海里以上的距離」。《產經新聞》稱，安倍政權上台後就發出了對中國政府船採取對抗措施的指示。據此，海上自衛隊的軍艦可以接近中國軍艦，保持大約3公里的距離，如果發現中國軍艦有「侵犯領海」的趨勢，可以先行到有關區域進行阻止，艦載飛機也做好準備，一旦發現中國軍艦「入侵」便可緊急出動。

「最愛撒謊國家」無誠信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8日透露，安倍擬4月中旬在日本與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舉行會談，相關協調工作已進入最終階段。安倍將在會談中解釋日本政府爲使日企能參與F-35的部件製造而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經過。美國、英國和意大利等8個北約成員國和澳洲正在共同研發F-35。日本政府計劃購買42架F-35。同樣表達的是安倍擴軍備戰的意味，在這樣的現狀下，高村訪華能代表中日修好的條件成熟了嗎？

早前，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及村山富市均率團訪問中國，希望改善日中之間的關係，最後無功而回。高村正彥想訪華，早在2月1日在TBS電視台錄製節目時就釣魚島問題表達了意願，高村再次表示訪華的態度，並不意味着安倍已做好了被日本單方面改變現狀的釣魚島立場可以改變的準備。現實如此，能說日中修好的條件成熟了嗎？

有句俗話說，不僅要看一個人怎麼說，還要看怎麼做。如果說都不可靠，那麼更難相信會有作爲。據Record　japan新聞網18日報道，日本電視台一檔節目發布一份名爲「全球說謊國家」的排名名單，日本成爲亞洲國家中「最愛撒謊的國家」而引發衆多日本觀衆及網民的爭論。當然，這樣的調查僅供參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